

一些回憶及感想

馮鍾睿

2015年3月21日

一個人如果能認定目標一直往前走，有個五、六十年的堅持，也總會有一點成就。我畫畫已經六十年，旅行過不少地方，大家知道的著名藝術傑作大多看過。所謂一幅傑作，我看應該是在藝術處理上既無懈可擊，其內容又富於啟發，並讓人感動。

一個藝術家的作品是不能跟其他人的作品做橫向比較，比誰更好一些是沒有意義的。應該是跟自己比，看他的作品是否隨時間的增長而更深刻成熟。人逐步進入老年，周圍環境變了，自己的閱歷及心態也變了，對藝術的認知也在發生變化。有的會變得古拙，有的會返老還童變得質樸，也有些人江郎才盡了，只能在自己的風格裡兜圈子。我會時常警惕，不勉強自己去創作，如果有一天真是無話可說了，不妨每天打打坐，專心修身養性、修行也行。好在目前仍有創作的願望，還可以繼續做畫。

回想過去的日子，對藝術的理解也時常在變動。最早以為模仿自然是做畫唯一的手段，而且看外國畫家都寫生，我又偏重西畫一些，有一、兩年下功夫練習，每天提著畫架到處找風景。後來看國畫家很多山水畫不是實景而是自己想出來的，創作不僅在技巧上，也在內容的蘊造上，就開始不再出去寫生，改在畫室裡任意安排構圖，技巧上也儘量不落老套。

一九六十年前後看到抽象表現主義作品，感到新穎又似曾相識。在東西方藝術發展的過程中，我想抽象表現主義是與我們最接近的階段。印象派受日本浮世繪的啟發，已經看出東方的影響，五十年代紐約派達到了極致，然後又回到西方去了。但抽象這個形式沒有地域限制，藝術發展由具象走到抽象似乎是自然安排好的道路，即使沒有東西交流，中國畫也早晚會走到這一步。

一九六十年開始以抽象風格做畫，算是臺灣早期宣導者之一。後來有些朋友又回到了具象，我卻一直堅持下來。六四年到七五年前後畫水墨，目的是要跟西畫做區別。後來感到東西方不同的重點應該在精神上，沒有必要刻意強調形式。而水墨工具的長處儘管很多，同時確也有許多缺憾，比如粗澀厚重感就不足。搬家到美國之後又開始重用畫布，改用水溶性的壓克力顏料，既能夠像油畫般使用，也可以調稀像水墨，本身也沒有強烈的味道，以不同的媒介調和還可以造成多樣效果。

從事藝術工作又能持續這麼久，還是需要動力的，主要來源是追尋自己對時空存在的認知。生存在其中的這個宇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雖然已經有各樣的解答，但跟自己的感受並不一致，恐怕也不可能找到終極的答案。藝術是用視覺的形式描述個人的解答，客觀世界剎那無常，終屬虛幻。我的作品，首先代表了我個人感受到的實相。其次是靠興趣，一幅畫從構思，材料準備，一步步逐漸完成，再仔細衡量品味，一直修正到滿意為止，本身就是一系列很好玩的過程。當然，如果能引起觀賞者的共鳴，樂趣就更加擴大了。

其實早在前清康嘉盛世時，揚州畫家們的作品已經很接近抽象了。早年大家一起以復興中國繪畫為目標，未免太重看自己了。實實在在認真做畫，也不必把眼光定得那麼崇高，工作本身就是奉獻。靜下心來創作，有如佛家入定也是一種修行。